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三十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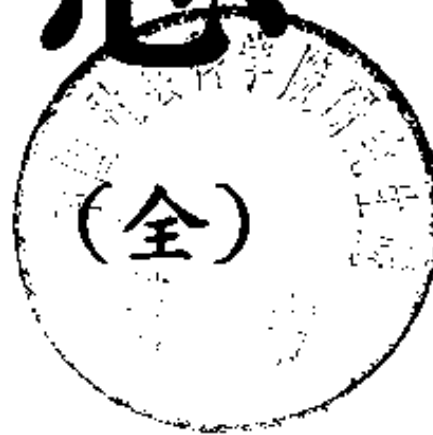
據

清·金志節原本黃可潤增修
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影印

察哈爾省

口北三廳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4013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口北三廳志

定價：新台幣 一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唯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序

三廳古無志也三廳古未始有廳也
蓋長城為古邊腹之限起臨洮訖遼
海萬有餘里而在宣境者千餘里居
天下之脊長遮絕域以繞京師自古
在昔有藩垣之喻有門戶之喻有人
身項背之喻顧古出居庸則為邊而
由宣北出來遠堡諸口則為大邊內
邊今宣郡古幽并上谷地外邊今三
廳古幽并荒服上谷代郡州縣錯壤
宋元開平興和大寧在馬邊有內外
也長城亦有內外城之限於外者宣
以西接大同之陽河亘野狐獨石東
訖永寧是為外防城之限於內者西

連寧鴈亘飛狐倒馬紫荆白羊東訖
居庸是為內防深塹危垣崇厓絕壑
聯堞百萬未嘗有尋丈之間外垣與
內垣同秦漢以來隨其國勢代有營
繕外塞不能守而守之外垣者有之
內塞亦不能守而守之內垣者有之
夫既不能有其土地即不能有其人
民有其政事而紀載又無論已

本朝受命奄有北國張家口獨石口及
開平之多倫諾爾設理事廳三以聽
蒙古民人交涉之事張家獨石二口
壩內治其土田職其糧賦多倫諾爾
商賈薈萃之所平市價權物稅咸置
兵設郵立倉庫固監獄體制漸與內

郡同可潤來尹宣邑適郡志燬於火
目續刊之三廳毗於宣其事通

宮保制府桐城方公發前口北道錢
唐金副使所創三廳志畀增校而梓
以傳焉粵稽禹貢之紀九州也厥土
之佳惟黑墳厥草木之佳惟夭惟喬
惟繇惟條厥貢惟羽毛齒革熊羆狝

三

狸織皮今三廳雖禹跡不及而土質
肥美色黑而脉墳開乎東北木石之
峽良幹巨材輦於宣郡浮於灤河以
達於三輔艸繁而祁黝而澤伏歎沒
輪駝馬牛羊之牧其地者瘠可使肥
疴可使愈瘠可使夷革可使穉天闢
上廩以及王公大人之所畜夏放秋

歸陵阿泉池或降或飲無不孔阜孔
碩焉而各郡所產牝牡之羣歲以千
萬計齊魯楚豫吳越閩廣之備馳驅
壯軍旅者舍三廳之野無以求其良
羔羊狐狸之皮取為裘裳博碩肥膾
之牲可以薦羞復有鷹隼雕鵠魚鹽
以及石青草藍楮梨芝園之英隨地

四

而出應候而生蓋其地樞寒：則氣
凝氣凝則不穀其地極墮：則氣達
氣達則物無疵癘嗚呼此三廳之所
隸不獨有裨于宣郡有裨于京師實
有裨于十五國之民生國計而不可
以荒徼視之聽其無徵者也其於人
也亦然古之遊宦斯地者名臣學士

銘功畫策極事感時往、見於遺篇
而豪傑不擇地而生窮義寒帶之倫
材武雄畧史不勝紀俗雖悍而難馴
今

國家仁育義正法制網維四十九部畏
威懷德殺人傷人鼠竊雀角之獄一
卒呼之立至下於吏無不俯首唯命

五

其尊君親上之風懷仁慕義之誠採
其大端皆可登風俗之書夫載筆之
道史不能詳則輔之以志、不能詳
則證之以史北部興滅通嬗于戈相
尋既無有司之執簡唯按以往下之
所藏而考據于北史及遼金元之史
為多建置異而疆土不殊部落分而

裔類則一著其代以燭其事由北代
之錄証以南朝之紀至近世州邑關
鎮之旁載名山石室之留貽可志者
漸備蒐而傳之今之志後之史所資
也且由後視前以今之周行四達視
昔之乘塞守陣以今之載芟載柞視
昔之衽革荷戈以今之列市置司視
昔之設場互市以今之文告風聲傾
心逖聽視昔之征嗟離賦牢騷不平
一二文學之士載筆從容乃能勒成
書於黃沙白草之中蓋天下之文明
久矣論世者謂外塞之重輕視乎建
都之遠近漢唐都關中故臨洮以外
之塞為重

六

本朝都燕京故宣大以外之塞為重今
即是志細繹之乘天之時因地之利
制物之宜穹廬數千里引弓十萬輩
來享來王昔以之為守者今皆為我
守無所謂塞也無所謂邊也即無所
謂內外輕重也嗚呼此無形之長城
也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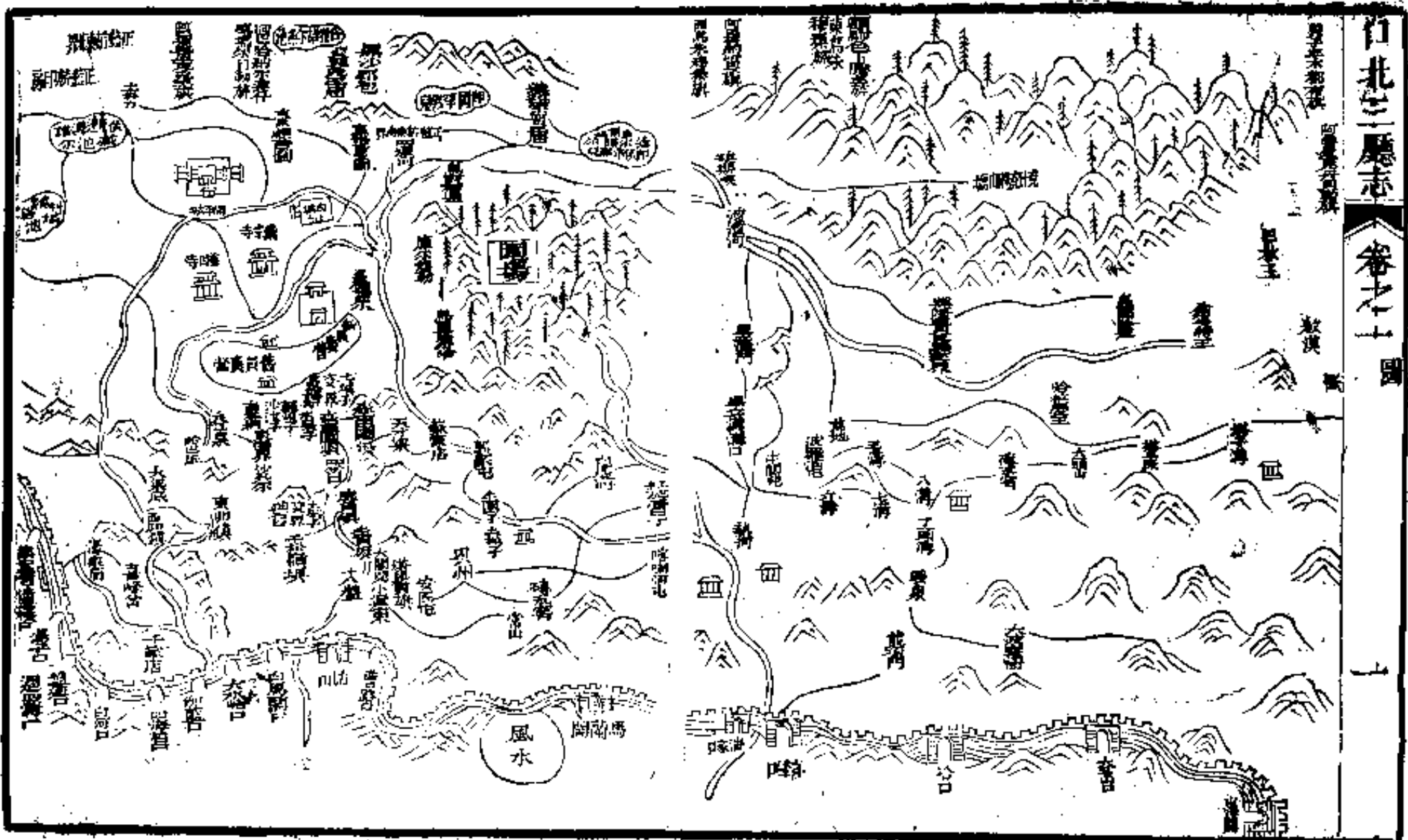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有五年歲次戊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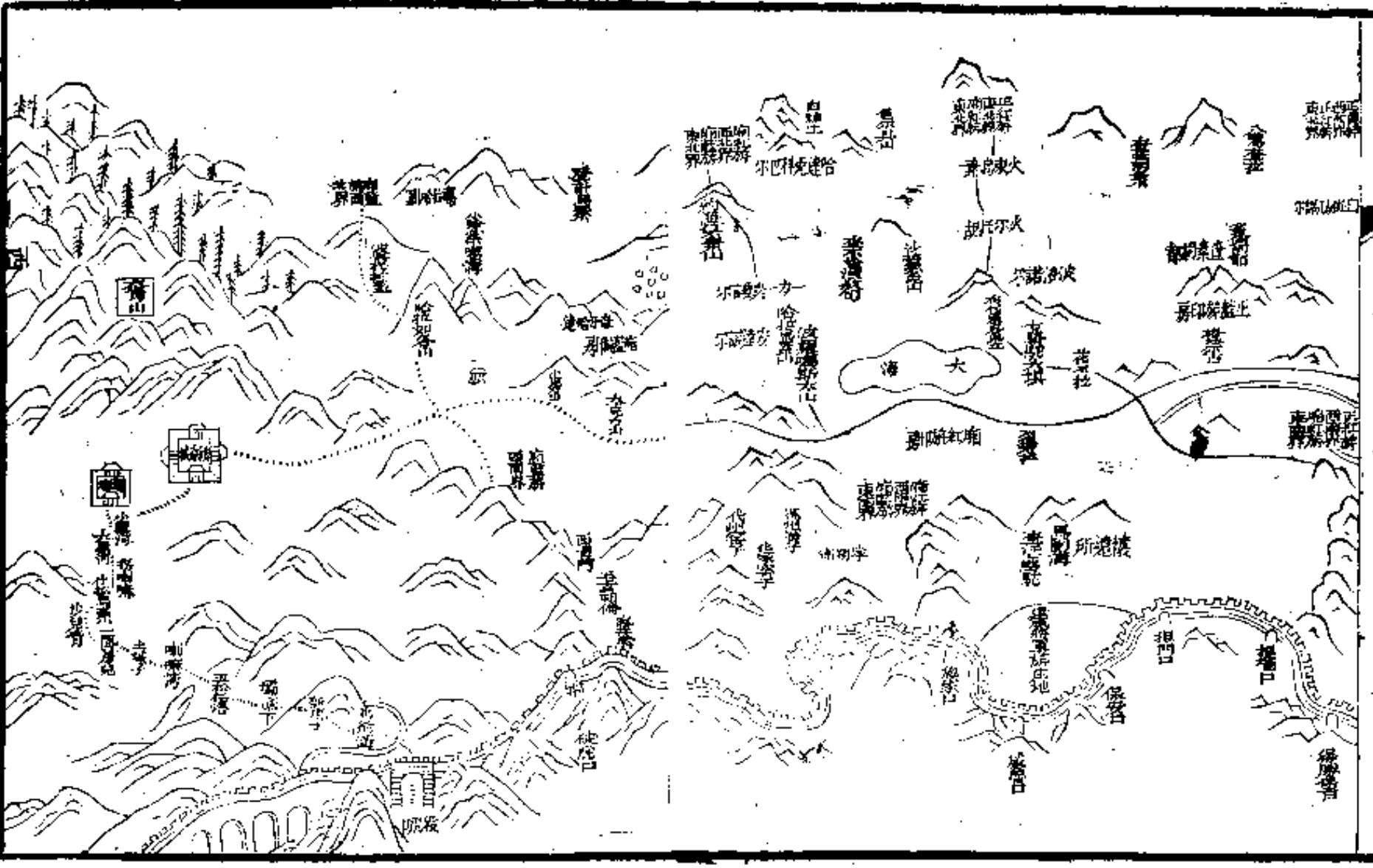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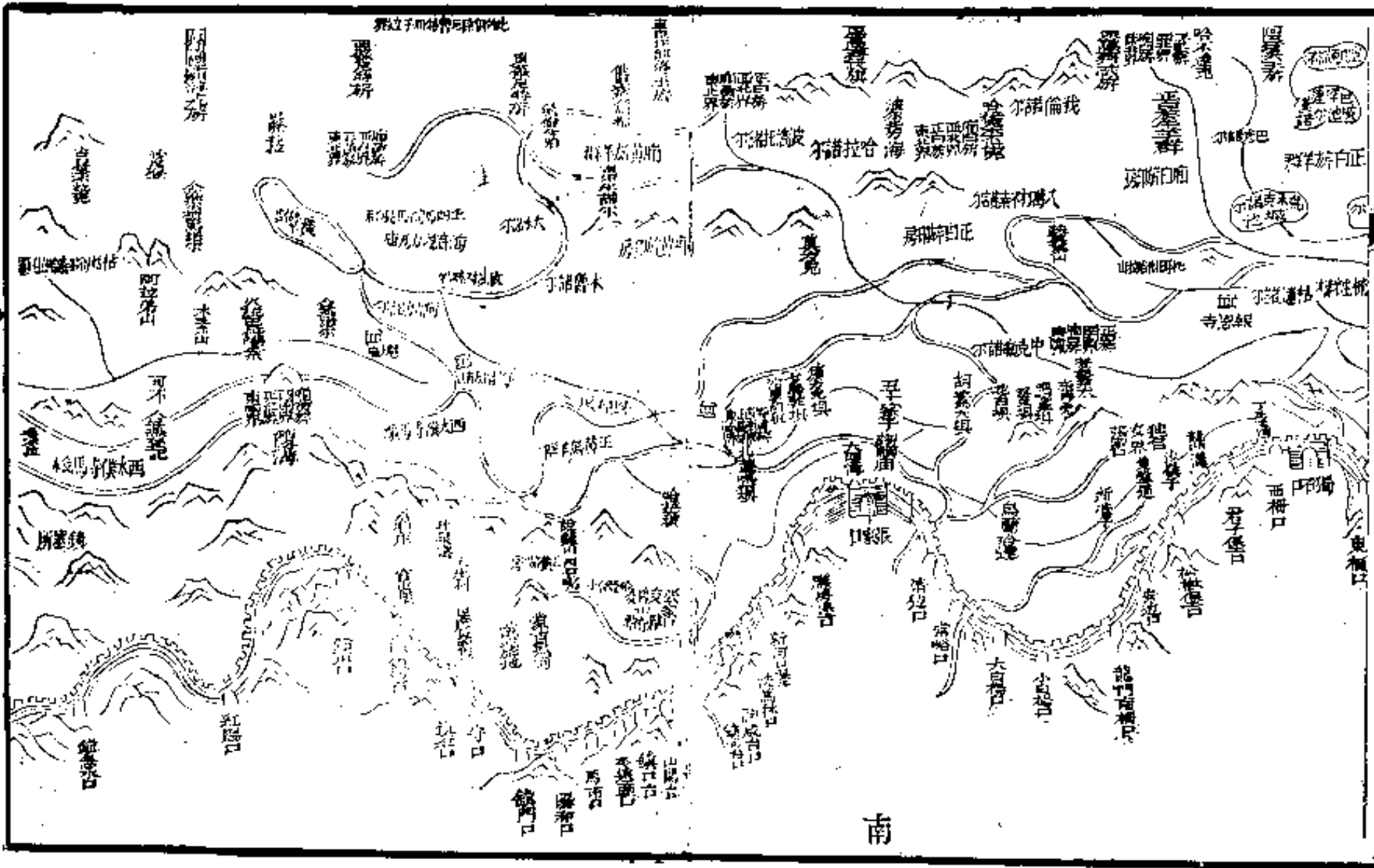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宣化縣令閩漳黃可潤

謹撰



召尔寺 廳舍圖





口北三廳志

目錄

卷首

序圖 目錄 制敕

卷一

地輿 疆域附

卷二

山川

卷三

古蹟

口北三廳志

卷首 目錄

一

卷四

職官 封建附

官署 倉庫營房附

壇廟 寺觀附

卷五

經費 官俸役食附

地糧 村窯戶口 風俗物產

卷六

臺站 考牧

卷七

蕃衛

卷八

人物 列女

卷九

世紀上

卷十

世紀中

卷十一

世紀下

卷十二

藝文一 冊文疏奏劄書

卷十三

藝文二 議論說序記傳碑誌銘銘頌賦

口北三廳志

卷首 目錄

二

卷十四

藝文三 詩

卷十五

藝文四 詩

卷十六

雜誌

口北三廳志卷之首

制敕志

敕喀爾喀

爾喀爾喀等向來不越噶爾拜瀚海之地游牧康熙三年七月內爾等越界而來朕念亂之所生皆此之故故特頒敕旨曉諭爾等部下屬眾追後喀爾喀間有一二違禁來近境游牧以致逃盜紛紛不絕故令爾等設哨立界今爾等既稱就水草遷徙居止不定難以置哨請限以何地為界可停其置哨限以噶爾拜瀚海為界不得越此游牧噶爾拜瀚海之地距我邊境有三日程其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一

瀚海盡界之東亦須離我邊境三日之地不得內入朕視天下為一體率土之人靡不撫恤我邊境地方芻牧美好朕亦知之若喀爾喀或遇災旱芻草不生必不得已具奏請旨方可內向游牧俟草生時仍回原處如不請旨擅入內地即令我邊地官兵驅逐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

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等

烏朱穆秦等各旗蒙古住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盜竊其馬畜以報之曩無盜賊時驅馬北至涼地牧養肥壯收回儘

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於欄柵中牢籠

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

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邊汛我汛地之人畏懼四五汛

併居一處兩汛之間或距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

行出入此汛雖覺不能立即達知彼汛且貧窮蒙古馬

畜被竊急報該王貝勒及總統札薩克等間有不肖者

或貪飲沉醉不即遣人緝拿詳細察究縱有首告置若

罔聞耽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者守候食費竟至數馬

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

為惻然軫念作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勅

二

生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蒙古內大臣散秩大臣及來朝貢之外藩蒙古王以下一等台吉以上公同詳議具奏康熙二十年九月

諭尙書阿爾尼

喀爾喀等雜處我邊汛內外應嚴禁屬下不許劫奪盜竊為亂如有違犯照內地律例正法至放火小偷亦照我例從重治罪其令喀爾喀該管屬下嚴加曉諭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朕聞喀爾喀乏食有至餓死者深為軫念頃雖令內大

臣費揚古明珠等賚茶布銀兩採買牲畜賑其乏絕但採買尙須時日今若不速發糧以拯之則死者愈多矣折卜尊丹巴庫圖克圖現有貿易駱駝百餘在張家口費揚古明珠等同往大臣官員所有駱駝亦令其量捐並內馴廠及太僕寺駱駝共發一百將張家口倉米星速運到散給計支一兩月間而費揚古明珠等所買牲畜已繼之矣如此則喀爾喀可活也其令侍衛吳大禪侍讀學士西拉牧廠侍衛太僕寺堂官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經理其事明日即馳驛速往康熙二十八年四月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三

諭內大臣佟國維等

京城大軍絡繹出邊阿霸亥阿霸哈納爾蘇尼特高齊忒等兵無所調用令不必赴尙書阿爾尼軍前著於各旗形勝之地駐扎嚴防喀爾喀新來之衆俟行並供應往來差遣人員驛站糗糧毋悞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噶爾丹雖立盟而去其人狡詐不可深信著於陝西各營步兵內選素習征戰人材壯健善於步行能用大刀連節棍者二千人戍守大同宣府以備明春有事時調

遣再需善用藤牌大刀福建人數百駐於石碛之軍應設總兵官卽令與該部會同選擇此駐防之兵張家口亦選步兵一千名駐扎卽令宣府總兵官統之此兩處新設兵糧應較步兵錢糧增給議政王貝勒大臣其集議之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諭內大臣蘇爾達等

噶爾丹來至克魯倫又劫掠喀爾喀今或乘雪前來爲寇亦未可知所發備兵宜前往張家口獨石口等地方備之着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集議康熙三十年正月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四

諭都統瓦岱等

茲以厄魯特噶爾丹去歲雖經大敗立誓陳請但伊性生奸狡或乘我不備突來搶掠近邊歸順喀爾喀等亦未可定故遣發大兵特命爾都統瓦岱爲定北將軍前往張家口駐劄防備凡事爾同都統喀代王永譽護軍統領洪海副都統方格科爾代喻維邦商酌而行駐劄張家口將兵丁馬匹飼養肥壯務須整擱器械嚴肅官兵不得騷擾民間其一應錢糧聽有司各官應付地方事情不得干預至於官兵俱有部頒紀律如有違犯爾等會同商酌照依定例處分不得姑息以致紀律懈弛

若有山口應行機宜另頒諭旨爾等其慎之故諭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著於四十九旗蒙古每佐領挑選三四名令本佐領中每人各給馬三匹及甲冑弓矢全副每月人給銀一兩又喀爾喀兵亦選二千名俱照此例爲之遣我內地章京操練聯屯於正藍旗察哈爾界上以至哈爾哈河倘有舉動該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有願効力者卽率此軍而行則於事大有裨益俟噶爾丹事畢之時令是軍各歸本旗當於今冬定議至來春草青時行之爾等其會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五

同議政大臣議康熙三十四年九月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朕思察哈爾左右二翼每翼可各得銳卒八百人左翼定爲中路每兵令自攜馬三匹至宣化府交養馬大臣協同喂飼右翼定爲西路每兵亦自攜馬三匹至大同府與地方官協同喂飼務令肥澤隨大軍進發不致有悞可着上駟院侍衛馬什赴左翼鑲藍旗蒙古護軍叅領羅未赴右翼將所有兵馬各按數選集速令赴宣大二府其兵衆內或馬數不足三匹者卽以官員馬匹充數驅養又聞大同草豆殊少其卽於附近州縣足供芻

秣處分羣往飼亦可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諭皇長子

天時炎熱應令厄魯特降人暫居張家口外俟丹巴哈什哈等家口到後酌給牛羊鍋帳等物到張家口後恐糗糧有悞可自于成龍取銀五百兩交待郎西喇小心照管暫令居張家口外候旨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諭內大臣

前以在京厄魯特應與建房居住故命議政諸臣集議今厄魯特在此患病物故者甚多此屬旣已輸誠歸化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六

殊爲可憫其將伊等令各該佐領幫助帳房行李送至張家口外牧場之地在彼散處應給糧餉仍照常分給令伊等食其米積銀以買牲畜則可以謀生矣以後天時漸熱疾病死亡者庶幾亦少著議政諸臣集議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

諭理藩院戶部

屢年以來察哈爾八旗官兵處處從軍効力甚苦伊等向無俸糧欲俟滅噶爾丹後於恩詔內增添俸糧但覺太遲自今察哈爾官員著比照京官俸量減給與目下護軍暫給二兩驍騎暫給一兩自今以後護軍每月仍

給二兩驍騎一兩爾等作速定議具奏即於二月支俸時給之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諭扈從大學士馬齊張玉書陳廷敬等

宋明之時議馬政者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為最善今口外馬厰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與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即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絲毫之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因定額以馬十萬牛六萬羊二十一萬為限向年疫氣盛行蒙古馬畜多倒斃而官厰與彼同在一處毫無傷損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彌滿山谷間歷行七八日猶絡繹不絕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七

也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初一日

諭理藩院

塞外居住之八旗察哈爾蒙古護軍驍騎之器械三年查看一次而前往之護軍叅領驍騎叅領等騷擾蒙古勒索馬羊等物其三年一往比丁之官員亦有勒索之處朕所洞悉再察哈爾蒙古內未曾出痘者甚多若來京挑選護軍倘遇出痘恐有損傷嗣後察哈爾八旗護軍缺出即著察哈爾總管副總管叅領等公同閱看人材可用者挑補其挑補之護軍俟三年查看軍器時從京中奏派大臣一員前往查看軍器將所挑之護軍一

併驗看其三年比丁亦照外省例交與該總管等詳查明白將比過丁數造冊送各該旗都統則眾蒙古無騷擾之患亦無往返京師之事於伊等大有裨益著入旗蒙古都統管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公同議奏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諭

據蘇尼特阿霸垓阿霸哈納爾蒙古人等俱稱連年災傷今又遭大雪牲儉俱已倒斃等語若差官查奏始行加恩則現今乏食之人恐至饑餓著叅領多索里侍衛納蘭馳驛前往查核發戶部帑銀二萬兩前去會同阿

口北三廳志

卷之首

制敕

八

霸垓公德木楚克逐一查明計算實在無畜牧不能度日者將此銀兩著四旗酌量散給均使沾惠雍正二年四月初五日

管理蒙古同知白石請將入官地畝照邊內例定為三等起科每犁一具徵銀四兩二錢等語具奏奉

上諭每犁一具徵銀四兩二錢小民賣車與牛僅能交納不可催科太迫著同知白石到彼處斟酌如伊等情願即照此徵收如不能即減去二錢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理藩院議奏鑲黃旗查哈爾旗分厄魯特世襲佐領